

中國老朋友潘基文

延 靜



潘基文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後，深知重任在肩，工作勤奮，一絲不苟。秘書長面對大量國際事務，情況紛繁複雜，處理判斷不容絲毫有誤。據傳向他彙報工作，稍有失誤，都能被他察覺。他通曉英語、法語、會日語、懂漢字，一年到頭，除聯合國本部大量事務外，又不辭勞苦，奔波於世界各地，處理與聯合國有關的問題。

不久前，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會期間，我們幾乎每天通過電視看到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陪同他一起活動的身影。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，潘基文坐在主席台上；習近平向聯合國贈送《和平尊》，潘基文與習近平一起揭開開幕；聯合國舉行婦女峰會，潘基文又坐在習近平身邊。潘基文還有幾次開會時與彭麗媛鄰坐。這不是巧合，表明他與中國的關係非同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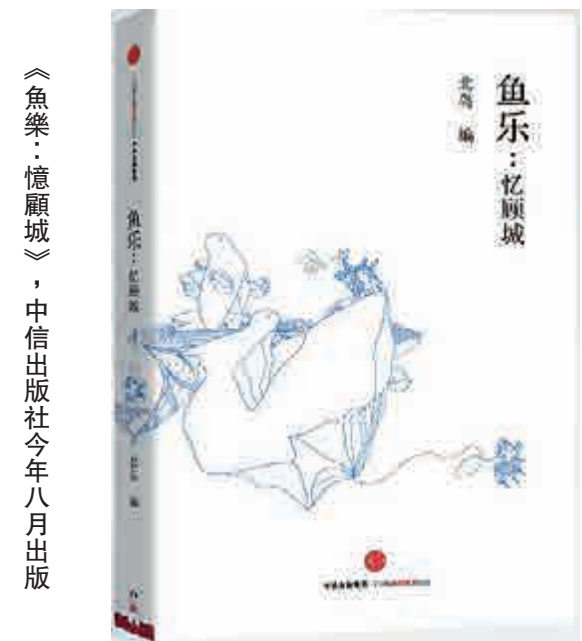
潘基文此人，我在韓國國內不止見過一次。一九九二年出任總統安大保首席助理，我們曾多次見面。後來二〇〇五年，潘基文作為韓國外交部長官來中國訪問，時隔多年我又有機會見到他。每次見面，他都熱情誠懇，和藹可親，握手寒暄，就像老朋友一樣。

潘基文出身於韓國職業外交官，忠清道人士，現年七十一歲。有傳聞潘基文起源於中國，後部分遷往朝鮮半島，不知可信度如何。潘基文畢業於首爾國立大學外交系，經考試及格進入外交部，從科員做起，踏實勤奮，刻苦努力，步步高升，直到出任駐聯合國大使，回國後又出任外交部長官。二〇〇六年，潘基文競選聯合國秘書長，在幾個候選人中，他得到中國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成員國的支持，順利當選，二〇一一年他再次當選連任。

潘基文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後，深知重任在肩，工作勤奮，一絲不苟。秘書長面對大量國際事務，情況紛繁複雜，處理判斷不容絲毫有誤。據傳向他彙報工作，稍有失誤，都能被他察覺。他通曉英語、法語、會日語、懂漢字，一年到頭，除聯合國本部大量事務外，又不辭勞苦，奔波於世界各地，處理與聯合國有關的問題。

作為聯合國秘書長，潘基文曾多次訪華，受到習近平主席、李克強總理的會見。今年，他參加波蘭、俄羅斯紀念二戰勝利的活動，這次又不遠萬里，前來北京出席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，顯示了他在複雜情況下頭腦清晰、明查事理的水準。日本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多次指責他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應遵守「中立」，不應該參加中國的紀念活動。他反駁說，聯合國秘書長應遵守的不是「中立」，而是「公正」。他不止一次讚揚中國對二戰作出的貢獻和犧牲，強調只有回顧歷史，才能走向光明的未來。

這次在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會上，潘基文陪同習近平主席出席多項活動，既盡到秘書長的職責，也表達了他對中國的深厚情誼和無限期待。



《魚樂·憶顧城》，中信出版社今年八月出版

讀《魚樂：憶顧城》，在回憶顧城時，王安憶類比臥軌的海子後說：「實際上，我們都是一詩歌的難民」。「詩歌難民」四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顧城的詩人、詩人、詩歌的難民。顧城喜歡戴着一頂「奇特」的帽子，用他的話說：「當我完全不在意這個世界對我的看法時，我就戴着這頂帽子」。帽子給了顧城以某種象徵性的安全感，也僅僅是象徵。顧城無時無地不在尋找一種外在的依靠，比如其視北島若長兄，視舒婷為大姐。其實，只要翻看顧城的那些照片也能有所發現，顧城那游離空幻的目光和過於安靜的表情，總是給人一種抽離現實的敏感與脆弱——詩歌中的那些堅韌，並沒有真正傳導到顧城的現實生活中。

本書初版於顧城逝世二十周年之際，由舒婷、毅偉、王安憶、陳力川、尚德蘭、大仙、顧彬、顧曉陽、艾略特九位顧城生前中外友人的回憶文章彙編而成。這些文章就像是文人版的口述實錄，字裏行間沉澱了九位作家與顧城生命的許多交集。此番再版，顧城好友、本書編者北島新加入了鍾文與文昕的兩篇文章。有必要提提文昕，作為顧城生命中另一重要女性英子的舊友，文昕的視角有助於讀者更加全面、深入地揣摩顧城、謝燁、英子三人關係變化的蛛絲馬跡，並借此洞察顧城「詩意棲居」的心理軌跡。

按照北島的說法，本書書名來源於顧城送給他的字「魚樂」。《魚樂》典故來源於莊子與惠子間一段飽含哲理的對話。顯然，顧城在這裏有自比「魚樂」的用意，同時內心暗含着不為外人理解的苦悶。「魚樂」二字，只是他向北島這位異姓兄長的一次文人式傾訴。

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」。「尋找」二字不僅貫穿了顧城的詩歌創作之路，還有他的生活與愛情。顧城尋找的不是一種安定的生活，而是遠離世俗的詩意寧靜，這也是為什麼在外人看來生活條件較差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卻成爲顧城的熱愛。顧城並不是不在乎這個世界，他不在乎平庸的世俗，有時甚至非常「鄙夷那些『滿世界都是吃來吃去的嘴巴』」，可是他更明白：「做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」。也因此，顧城的「吃相」給圈中好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是爲應對那「令人惱怒的」飢餓，顧城常常不顧一切、機械地填保「皮囊」；二是與其說顧城對烹調知識外行，不如說他對食物功能的全部理解僅僅止於滿足生理機能的能量輸送。簡而言之，吃飯只是滿足顧城詩意棲居的一個必要但無足輕重的條件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」。「尋找」二字不僅貫穿了顧城的詩歌創作之路，還有他的生活與愛情。顧城尋找的不是一種安定的生活，而是遠離世俗的詩意寧靜，這也是為什麼在外人看來生活條件較差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卻成爲顧城的熱愛。顧城並不是不在乎這個世界，他不在乎平庸的世俗，有時甚至非常「鄙夷那些『滿世界都是吃來吃去的嘴巴』」，可是他更明白：「做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」。也因此，顧城的「吃相」給圈中好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是爲應對那「令人惱怒的」飢餓，顧城常常不顧一切、機械地填保「皮囊」；二是與其說顧城對烹調知識外行，不如說他對食物功能的全部理解僅僅止於滿足生理機能的能量輸送。簡而言之，吃飯只是滿足顧城詩意棲居的一個必要但無足輕重的條件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

抗戰勝利「受降紀念坊」

陸茂清



文史叢譚

聳立在湘西芷江的「受降紀念坊」，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見證，又稱中國的凱旋門，是當今世界上六座凱旋門之一。

「受降紀念坊」因何建在芷江呢？

如平型關、台兒莊等處一樣，芷江既是中國軍隊痛殲日軍的福地，又是令日本侵略者傷心的地方。抗戰期間的芷江，是重要的空軍基地，中國與盟軍戰機屢屢從這裏起飛，轟炸敵人的陸地水上目標，給予沉重打擊。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，日軍發起「芷江攻路戰」，兵分三路合圍芷江。中國軍隊本誓死保衛芷江之旨，頑強據守近二個月，取得最終勝利，斃敵一萬二千五百人，傷敵二萬二千三百餘人，中外輿論譽之爲「中國的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」，芷江因此名揚四海。

同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自認戰敗，宣布無條件投降。遵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命令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派代表，前往芷江洽談侵華日軍投降事宜。

八月二十一日，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帶着參謀、翻譯，按中方規定的時間、機型、航線、高度、標識，在我國戰鬥機護送下飛抵芷江。

洽談投降會場設在芷江城東七里河橋磨溪口，今井武夫向中國陸軍副總參謀長蕭毅肅呈上侵華日軍駐紮圖，接受了有關投降各事的備忘錄。

二十三日午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召見今井武夫，責令其轉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，必須切實執行備忘錄規定的所有事項，不得有違。今井武夫唯唯稱是，鞠躬退出。

「八年烽火起瀟湘，一紙降書出芷江」。一九



「受降紀念坊」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見證（網絡圖片）

當初在開封學徒時，一次發麵時誤將滾水倒進麵盆，燙壞了發麵的劑兒，他害怕掌櫃的責怪，悄悄將沒發的麵擀成麵片，將包子餡填進去，做成餃子放到籠裏蒸，誰料蒸出的餃子味道棒極了，掌櫃的一高興，將這蒸餃稱作「燙麵角」，又把店舖改名「又一新」，從此生意格外興隆。此後店舖卻經常遭遇一幫兵痞無賴白吃白喝和敲詐勒索，掌櫃的一氣之下病倒了，他拿出五十兩銀子送給任煥章，讓他另謀生路。任煥章輾轉來到新安縣，結識了在車站賣水餃的王金斗。兩人一拍即合，開始合夥經營「老任燙麵角」。

由於他們的燙麵角食材精良、製作考究，其燙麵角軟軟筋筋、形若月牙且味美可口，很快享譽豫西一帶，並在隴海線上出了名，贏得「名揚隴海三千里，味壓河洛第一家」之譽。

任煥章去世後，王金斗將字號改成「老王燙麵角」，後來其子王德法繼承父業，使這一風味小吃得以發展。一九八〇年，王德法應邀赴鄭州傳藝並創新工藝，新安燙麵角開始聞名全國。

我想知道新安燙麵角的制勝秘訣，正好過來一位四十多歲的師傅。他快人快語道：「俺們新安燙麵角從不保密，秘訣就是精選胛骨肥瘦相間的鮮豬肉，剁成肉丁，配以數十種特製調料與原汁肉湯攪成餡，再用開水燙好精粉白麵、擀成皮，包成月牙形的麵餃，上籠蒸十分鐘即大功告成。」

我問：「能介紹一下特製調料嗎？」

「這、這是俺老王燙麵角的秘密武器了。」他沉吟片刻，笑道：「反正包括大葱、生薑、韭黃、白菜心以及食鹽、白糖、味精、料酒、醬油、五香粉、小磨油等等吧。」

我知道，老王燙麵角作爲洛陽市著名小吃和新安飲食文化名片，多次被評爲「洛陽名吃」。猶記得一九九〇年北京亞運會時，新安燙麵角就代表河南美食亮相，受到國內外人士交口稱讚。我抬頭望見牆上海報，見演藝名家侯寶林、馬季、常香玉、馬金鳳等，均品嘗過老王燙麵角，並在店裏留下影像。二〇〇七年，還被河南省政府定爲首批「河南老字號」，同年被洛陽市評爲首批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。二〇一〇年作爲大陸飲食文化名吃，在臺灣中視《大陸尋奇》中播出，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，每年來洛陽的外國遊客也會慕名品嘗新安燙麵角。

服務員介紹，如今執掌老王燙麵角的第四代傳人王坤，畢業於鄭州大學醫學院，現代醫學知識與家傳獨門技藝的結合，使王坤率老王燙麵角帶給廣大消費者更多的健康與美味。去年一位祖籍洛陽的美國老華僑品嘗新安燙麵角後激動地說：「此乃我平生吃到的第一美味，中華飲食文化可圈可點啊！」

新安燙麵角

從洛陽隴眉山景區驅車返回，我提議繞道新安縣城，去品嚐啖十年的新安美食。我說，十年前我曾品嘗過新安燙麵角，至今記憶猶新。燙麵角就是燙麵蒸餃，而新安燙麵角特別好、超級棒，一行人都鼓掌贊同。

來到新安縣最正宗的老王燙麵角旗幟店，我們先要了豬肉燙麵角、羊肉燙麵角和韭菜燙麵角各一籠。不一會三籠燙麵角上桌，但見它晶瑩剔透、狀如新月，皮薄而不爛，每隻均有八九個小褶形如百葉裙，好看極了。一嘗果然湯滿肉鮮、濃香不膩，麵皮筋光、味美無比，同行的三位女士完全丟掉美女的矜持，頻頻舉筷大呼「好吃」。

畫家魏先生見多識廣，此時也大快朵頤。五個人如風捲殘雲，很快將色香味形俱全的三籠燙麵角報銷了。於是我又要了三鮮燙麵角、酸菜燙麵角和野菜燙麵角各一籠，再買了幾籠準備打包帶回鄭州。

席間與服務員交談，這位大姐年近半百，在此工作已有三十餘載。她如數家珍道，新安燙麵角創製於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，至今已滿百年歷史。最初開封廚師任煥章與新安人王金斗合夥，在新安火車站開店專售「老任燙麵角」。說起來，這裏還有一段傳奇故事呢。任煥章

自由談

同學會，只是一次同學再相會（帶着特殊目的而組織的同學聚會除外）。就，或平平淡淡，都是真實的人生狀態。對於同學會的溫暖；聊一聊天，或功成名就，藉着同學會炫耀、鬥氣等；而那些藉着同學會生活的人，多少也會覺得有些落寞。其實，大可不必生出「一氣」來，更不要因爲一次同學會而影響到了自己的心境。不如說是拼一個人的心境，大可不必關心。

同學會之時，對於功成名就者，可以去道賀，也可以有些許的羨慕嫉妒；他會和我一樣，成績甚至還不如我，憑什麼他就能成功呢？除此之外，也不妨仔細想想，自己是否有過同學那樣奮鬥、努力。有人分析，同齡人之間在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段時期並不曾拉開很大的差距，但過了三十歲之後，有的人會更成功，有的人原地踏步。這背後，或許有家庭的緣由，也與機遇有關，但更重要的是與個人的奮鬥有關。看到同學通過奮鬥獲得成功，也該真心爲同學感到高興；若他只是機緣巧合或者其他因素促成的成功，不妨自嘲一下，他只是機遇好罷了，犯不上因此滋生悶氣。

當然，參加同學聚會，眼下的「成功者」更要有顆平常心，少一些虛榮與驕傲。同學會，不是人生的秀場，沒必要炫耀一時的風光。再說了，奮鬥十年、二十年，不是只爲了參加一次同學會。再說了，表面的風光，並非是每個人所想要的，切莫因爲自己過去活耀而傷了同學之間的友誼。

同學會，應該去就去，只是要保持一個好的心境。參與同學會，無論是否主角，還是觀衆，都該是一件幸福的事。當真失去了那些陪你一起長大的同學，那才會有真正的落寞。同學會後，該幹嘛幹嘛去，讓自己的生活照舊。最後，真心希望同學會不要成爲「新三俗」之一，多留點初心。

同學會，拚心境

王玉初

朋友圈裏過節前就「約起」，車站碼頭人流中夾雜着參加同學會的旅客，街頭巷尾小館子裏打上「某某同學會」的字樣；剛過國慶黃金周「新三俗」拍一起被戲稱爲「國慶黃金周」各種同學會。

一次同學會，也許會讓參與者五味雜陳：有的意猶未盡，有的獨白落寞，也有憤憤不平，甚至有人抱怨不再參加同學會；……在筆者看來，同學會，與其說是拚酒色財氣，倒不如說是拚一個人的心境，大可不必關心。

同學會之時，對於功成名就者，可以去道賀，也可以有些許的羨慕嫉妒；他會和我一樣，成績甚至還不如我，憑什麼他就能成功呢？除此之外，也不妨仔細想想，自己是否有過同學那樣奮鬥、努力。有人分析，同齡人之間在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段時期並不曾拉開很大的差距，但過了三十歲之後，有的人會更成功，有的人原地踏步。這背後，或許有家庭的緣由，也與機遇有關，但更重要的是與個人的奮鬥有關。看到同學通過奮鬥獲得成功，也該真心爲同學感到高興；若他只是機緣巧合或者其他因素促成的成功，不妨自嘲一下，他只是機遇好罷了，犯不上因此滋生悶氣。

當然，參加同學聚會，眼下的「成功者」更要有顆平常心，少一些虛榮與驕傲。同學會，不是人生的秀場，沒必要炫耀一時的風光。再說了，奮鬥十年、二十年，不是只爲了參加一次同學會。再說了，表面的風光，並非是每個人所想要的，切莫因爲自己過去活耀而傷了同學之間的友誼。

同學會，應該去就去，只是要保持一個好的心境。參與同學會，無論是否主角，還是觀衆，都該是一件幸福的事。當真失去了那些陪你一起長大的同學，那才會有真正的落寞。同學會後，該幹嘛幹嘛去，讓自己的生活照舊。最後，真心希望同學會不要成爲「新三俗」之一，多留點初心。

人生在緣

都市裏的人都說自己忙，不管是真忙還是瞎忙，反正筋疲力盡，步履沉重。我也不例外。這個雙休日，忙着工作上的事情，還要趕一篇業務材料，真的讓我沒有以前的輕鬆和瀟灑了。

幸福就在每個人身邊

繆宇光

果果開幕式第一天忙下來，我一頭鑽進了社區附近的一家麵館，點了一客白切豬舌頭和一瓶啤酒，自得其樂地小酌開懷了一下。老婆和孩子，今天中午飯和晚飯分別去喝朋友的喬遷喜酒和親戚孩子的滿月酒，我落得個清閒，自由自在一回！

很多都在說幸福這個詞，幸福成爲了人們追求的人生目標。但什麼是幸福呢？我在喝啤酒的時候在想這個問題。小麵館的落地玻璃窗外火爐火通明，行人和車流如織。有老年的、中年的、年輕的夫妻在散步，在我看來，幸福，有企業裏剛下班的工作人員，進出麵館將就吃飯的，在我看來，幸福！就連經營小麵館一直忙碌的小夫妻倆，偶爾幾句對話，在我看來，也是幸福……

我慢慢地喝着啤酒，偶爾夾塊白切豬舌頭，就着蒜泥、醬油、香油、醋混合的蘸水，心情恬淡而放鬆。

也許你覺得我寒酸，喝酒只有一個菜？但我確實覺得在這個年代，什麼沒吃過？用着大碟子疊小碟子嗎？我圖得是簡單而又實在，就像我的瓶啤酒，在別人看來不是爲道的事，於我就是愜意滿滿的好日子……

幸福，就像一客白切豬舌頭和四瓶啤酒，在別人看來不是爲道的事，於我就是愜意滿滿的好日子……

爲人，可以奢華，也可以樸素。譬如今天的晚餐，我要的是簡單、清靜的意境，幸福就在每個人的身邊，其實，幸福就在你身邊。你發現它就像影子一樣，從來沒有離開過你，形影不離地在你身邊。只是你發現它了沒有？發現它的眼睛就是你的心態！何謂心態？心態就是你的心態！你經歷的事情越多，越曲折，假如你是有心的，那麼你終究會發現，你的心靈和精神狀態就會越豐富和越深刻。直到有一天，你覺得一切灑脫地生存，才會發現愛情、金錢、名利，其實就在我身邊。這就是——衆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」的人生境界吧！

今天晚上，我就着白切豬舌頭，慢慢喝完了四瓶啤酒。有人以爲一客白切豬舌頭和四瓶啤酒，簡直不屑一提，但於我看來，卻是幸福的一個晚上。

沒有經歷過苦難的人，不知道滋潤的滋味；沒有經歷過人生曲折的人，不懂得平淡的真諦。有首歌叫做《像霧像雨又像風》，那是描寫男女之間情感的，我卻要說，人生的滋味，像淡水像茶又像酒，不同的人，體味不同的濃烈、悠遠和淡泊。其實，做什麼都有代價的，人生活需要自律和珍重，偶爾放鬆一回，也不要變得大不像平常的自己了。

燈下集

「詩歌難民」顧城

魚樂·憶顧城

讀《魚樂：憶顧城》，在回憶顧城時，王安憶類比臥軌的海子後說：「實際上，我們都是一詩歌的難民」。「詩歌難民」四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顧城的詩人、詩人、詩歌的難民。顧城喜歡戴着一頂「奇特」的帽子，用他的話說：「當我完全不在意這個世界對我的看法時，我就戴着這頂帽子」。帽子給了顧城以某種象徵性的安全感，也僅僅是象徵。顧城無時無地不在尋找一種外在的依靠，比如其視北島若長兄，視舒婷為大姐。其實，只要翻看顧城的那些照片也能有所發現，顧城那游離空幻的目光和過於安靜的表情，總是給人一種抽離現實的敏感與脆弱——詩歌中的那些堅韌，並沒有真正傳導到顧城的現實生活中。

本書初版於顧城逝世二十周年之際，由舒婷、毅偉、王安憶、陳力川、尚德蘭、大仙、顧彬、顧曉陽、艾略特九位顧城生前中外友人的回憶文章彙編而成。這些文章就像是文人版的口述實錄，字裏行間沉澱了九位作家與顧城生命的許多交集。此番再版，顧城好友、本書編者北島新加入了鍾文與文昕的兩篇文章。有必要提提文昕，作為顧城生命中另一重要女性英子的舊友，文昕的視角有助於讀者更加全面、深入地揣摩顧城、謝燁、英子三人關係變化的蛛絲馬跡，並借此洞察顧城「詩意棲居」的心理軌跡。

按照北島的說法，本書書名來源於顧城送給他的字「魚樂」。《魚樂》典故來源於莊子與惠子間一段飽含哲理的對話。顯然，顧城在這裏有自比「魚樂」的用意，同時內心暗含着不為外人理解的苦悶。「魚樂」二字，只是他向北島這位異姓兄長的一次文人式傾訴。

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」。「尋找」二字不僅貫穿了顧城的詩歌創作之路，還有他的生活與愛情。顧城尋找的不是一種安定的生活，而是遠離世俗的詩意寧靜，這也是為什麼在外人看來生活條件較差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卻成爲顧城的熱愛。顧城並不是不在乎這個世界，他不在乎平庸的世俗，有時甚至非常「鄙夷那些『滿世界都是吃來吃去的嘴巴』」，可是他更明白：「做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」。也因此，顧城的「吃相」給圈中好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是爲應對那「令人惱怒的」飢餓，顧城常常不顧一切、機械地填保「皮囊」；二是與其說顧城對烹調知識外行，不如說他對食物功能的全部理解僅僅止於滿足生理機能的能量輸送。簡而言之，吃飯只是滿足顧城詩意棲居的一個必要但無足輕重的條件。

也所以，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。一方面，顧城「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」之痛，另一方面，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，但不肯向世俗低頭，作出哪怕丁點讓步。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島，實際上想借這種方式，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。他滿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「桃花源」，可在此「詩意棲居」直至於卻終生，然而在兒子出生後，謝燁的母性爆發，「還俗」念頭日益突出，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。而自打決心堅定摒棄個人的世俗後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淪世俗的回頭路。

作爲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——英子，一度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。在謝燁日益抬頭的「還俗」欲望前，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「詩意棲居」的新動力。然而，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。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構織的「桃花源」，自然更談不上在此「詩意棲居」，與顧城終老。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，爲了卸掉道德的枷鎖，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。正因英子的世俗，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爲她的歸宿之地，反而像一塊供她借力的跳板，這也注定顧城「詩意棲居」夢想終將化爲泡影。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，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，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，自己背離世俗的道路太遠，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，甚至令他反感厭惡——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爲肉體上的悲劇。

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，帶著「魚樂」的追求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激流島上。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依然懷念顧城，不僅僅因爲他的詩歌，還有他那個「詩意棲居」的執著夢想。